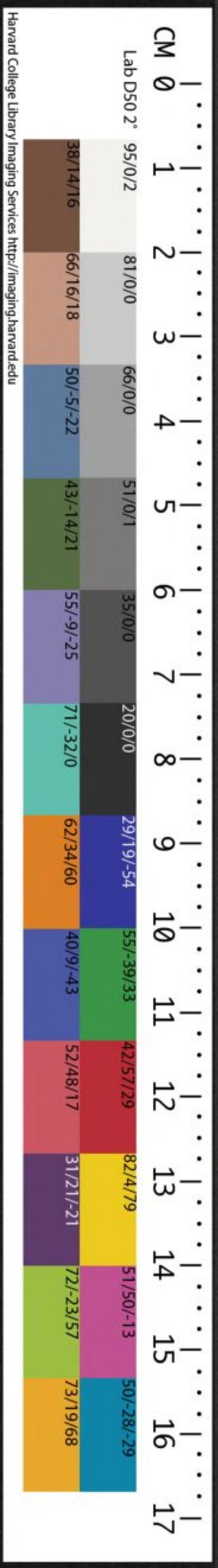


T 3512 / 819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MUSEUM OF COMPARATIVE ZOOLOGY
1952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三

唐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

稅○蕭俛罷

通鑑曰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而川
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
左右之詔徵諸京師俛屢爭之皆謂險
和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以上播為鹽鐵轉運使

通鑑曰播奏約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元
植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
日而更增之百姓何
時當得息而不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三

哈佛大學哈佛藥宗
圖書館珍藏印

唐

穆宗皇帝長慶元年春正月詔河北諸道各均定兩

稅○蕭俛罷

通鑑曰俛介潔疾惡為相重惜官職少所引拔西川節度使王播大修貢奉且以賂結宦官求為相段文昌復左右之詔徵詣京師俛屢爭之言播儉邪不可以汙台司上不聽俛遂辭位

段文昌罷以杜元穎同平章事○以王播為鹽鐵轉運使

通鑑曰播奏約權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李珣等諫曰權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宜寬橫歛之日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有不從

回鶻保義可汗死○逆賊劉總棄官為僧以張弘靖代為

節度使

通鑑曰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數見父兄為崇常於
府舍飯僧使為佛事晚年恐悞尤甚亦見河南北皆從
化奏乞棄官為僧詔從之子弟將佐皆加超擢百姓給
復一年軍士賜錢一百萬緡總以印節授留後張正夜
遁去卒于定州初總奏分所屬為三道以幽涿營為一
道平薊為檀為一道請除張弘靖薛平為節度使彘莫
為一道請除盧士攻為觀察使弘靖先在河東以寬簡
得眾總以燕人桀驁日久收眾弘靖以安輯之平嵩之
子知河朔風俗而盡誠於國士攻則總妻族之親也總
又蓋擇麾下宿將存以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
將授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又獻征馬萬五千
匹然後委去克融滔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
為意崔植杜元穎無遠畧不知安危大体苟欲崇重弘
靖惟割彘莫二州以士攻領之餘皆統於弘靖朱克融

輩又羈旅京師至假旬衣食日詣中書求官植元穎不
之省尋勒歸本軍使克融輩皆憤怨先是河北節度
使皆與士卒均勞逸弘靖雅容驕貴莊然自尊涉旬乃
一出坐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情意不接政事多
委之幕僚彘莫輩又皆年少輕薄嗜酒豪縱裁刻軍士
糧賜數以反虜詭之謂軍士曰今天下太平汝曹能挽
兩石弓不若識一丁字由是軍中人人怨怒尹氏曰劉
總弑父殺兄自不能容卒之遁死定州蓋亦人不能討
而天誅之耳綱目書其棄官為僧正所以譏唐人之失賊也

夏四月貶錢徽李宗閔為遠州刺史楊汝士為開江令

通鑑曰翰林學士李德裕吉甫之子也以中書舍人李
宗閔嘗對策譏切其父恨之宗閔又與翰林學士元稹
爭進取有隙右補闕楊汝士與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
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
士及榜出二人所屬皆不預而鄭覃弟朗裴度子讓宗
閔婿蘇巢汝士弟殷士及第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

殊不公所取皆以關節得之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積紳皆以為然上乃命復試黜即等十人而貶徽等或勸徽奏一人屬書上必密徽曰苟無愧心得喪一致柰何奏人私書豈士君子所為耶取而焚之時人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范氏曰昔漢之黨錮始於甘陵一部相譏而成於太學諸生相譽海內塗炭二十餘年唐之朋黨始於牛僧孺李宗閔對策而成於錢徽之貶皆自小而至大因私以害公皆由主聽不明君子小人雜進於朝不分邪正忠諛以黜陟之而聽其自相傾軋以養成之也漢之黨尚風節故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及其亡也人猶畏義而有不為唐之黨趨勢利勢窮利盡而止故其衰季士無操行不足稱也為國家者可不防其漸哉胡氏曰李衛公才高氣勁而不知道惜哉宗閔對策亦據已見論國事耳使言而非無足校者使言而是則亦力善效忠以蓋前愆而已不當怨而不解也僧孺之黨雖多小人使文饒忿而思難兼收而並容之彼必皆為吾用矣劉氏曰牛李之黨黨成矣故謹書之

五月遣使冊回鶻崇德可汗以太和長公主妻之

通鑑曰公主上之妹也吐蕃開府與回鶻婚寇青塞堡回鶻奏以萬騎出北庭萬騎出安西拒吐蕃以迎公主

秋七月盧龍軍亂囚節度使張弘靖推朱克融為留後

通鑑曰帝雍出逢小將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貴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上幸連營呼謀作亂因弘靖殺雍等迎朱克融為留後衆以判官張徹長者不殺徹罵曰汝何敢反行且城衆共殺之尹氏曰幽燕自安火以不世為悖逆重以劉總之惡唐不能討至是又復首亂河朔尋為至千劉守光極矣蓋其腥羶虐炆安於為逆日淪陷虜庭之可也

貶張弘靖為吉州刺史○成德兵馬使王庭湊殺節度使

田弘正起復田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

通鑑曰初弘正徙鎮成德自以父與鎮人戰有父兄之
讐乃以魏兵二千自衛請度支供其糧賜戶部侍郎崔
俊剛編無遠慮恐開事例不肯給弘正不得已遣魏兵
歸弘正厚於骨肉子弟在兩節者數十人競為侈靡日
費約二十萬弘正輦魏鎮之貨以供之相屬於道將士
類不平寔奏果悍陰狡潛謀作亂以魏兵故不敢發及
魏兵去夜結牙兵殺弘正自稱留後逼監軍奏求節鉞
朝廷震駭使於崔植為并從先故人不敢言其罪魏博
節度使李愬聞變素服流涕令將士口魏人所以得通
聖化安寧富樂者田公之力也今鎮人不道輒敢害之
是輕魏為無人也諸君受田公恩宜如何報之衆皆慟
哭深州刺史牛元翼成德良將也愬使以寶劔玉帶遺
之曰昔吾先人以此劔立大勳吾又以之平蔡州今以
授公努力剪庭湊元翼報曰願盡死會愬疾作不果出
兵乃起復布為節度使布固辭不獲與妻子賓容訣曰
吾不還矣悉屏外節導從而行至魏州被髮徒跣號哭
而入居于聖室月俸千緡一無所取賣舊產
得錢十餘萬緡以領士半舊將老皆兄弟事之

瀛州軍亂執觀察使盧士攻○詔詣道討王庭湊以牛元
翼為深冀節度使庭湊圍深州○九月相州軍亂殺刺史
邢澹

尹氏曰自盧龍軍亂至是不三月間而成德之亂瀛州
之亂迭書于策則當時君相經濟大業尚可知矣夫以
穆宗之荒縱崔植杜元穎輩之庸鄙苟無他變
則是天下果易治也有志當世者可不鑒諸

吐蕃遣使來盟以劉元鼎為吐蕃會盟使

通鑑曰命宰相與吐蕃使者論訥羅盟于
城西遣元鼎入吐蕃亦與其宰相以下盟

朱克融掠易州○詔兩稅皆輸布絲纊

通鑑曰自定兩稅法以來錢日重物日輕民所輸三倍
其初戶部尚書楊於陵言錢者所以權百貨買遷有無

所宜流散不應蓄聚今統百姓錢歲之公府又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入百萬今統十餘爐歲入十五萬又積於富室流入四夷如此則錢焉得不重物焉得不輕今宜使天下輸稅課者皆用穀帛廣鑄錢而禁滯積及出塞者則錢日滋矣從之

冬十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通鑑曰播為相專以承迎為事未常言國家安危

以裴度為鎮州行營都招討使○以王智興為武寧節度副使

通鑑曰先是副使皆以文吏為之上聞智興有勇畧欲用之於河北故以是寵之

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元禎為工部侍郎

通鑑曰翰林學士元禎與知樞密魏弘簡深相結求為宰相由是有寵積無怨於裴度但以度先達重望恐其復有功大用妨已進取故度所奏軍事多與弘簡從中沮之度上表曰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軍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宜肅清朝廷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闔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闔患大者臣與諸將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覺寤制斷無以驅除臣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但欲令臣失所而於天下則亂東上勝負悉不之顧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自平若姦臣尚存則逆賊縱平無益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而恩過如故范氏曰昔周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於外而左右前後得孝友正良之士以善君心是以說言不至而忠謀見用此所以能成功也穆宗庸昏姦諂在側裴度欲先正其本而後治其末先圖其大而後憂其小此輔相之職業也而其君多僻卒無成功蓋自古命將出師而小人沮之於內未有克勝者也可不為深戒哉尹氏曰元禎失節於宦者君子取之然

特未見其迹也至是上書魏弘簡為庫使下書慎為侍
即則其附會權倖之實始不可捨其為小人明矣惜哉

宿州刺史李直臣伏誅

通鑑曰直臣坐贓當死宦官受其賂為之請御史中丞
牛僧孺固請誅之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僧孺對曰彼乃
不才者安足慮本設法令所以掄制有才之人安
祿山朱泚皆才過於人法不能制者也上從之

十二月深州行營節度使杜叔良討王庭湊大敗詔以李

光顏代之

通鑑曰初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將全軍救深州獨當幽
鎮東南重胤宿將知賊未可破按兵觀釁上怒徙重胤
山南西道而叔良素事權倖宦官薦之詔以代重胤
上是将諸道兵與鎮人戰大敗詔復以李光顏代之

以朱克融為平盧節度使

通鑑曰自憲宗征伐四方困用已虛及上即位賞賜無
節而幽鎮用兵久無功府藏空竭執政以王庭湊殺田
弘正而克融全張弘靖罪有重
輕請赦克融專討庭湊上從之

二年春正月盧龍兵陷弓高

通鑑曰先時弓高守備甚嚴有中使夜至守將不內且
乃得入中使大詬怒賊謀知之他日偽遣人為中使夜
至守將遽內之賊眾隨入又圍下博中書舍人白居易
上言曰自幽鎮逆命朝廷徵兵十七八萬四面攻圍已
逾半年正師無功賊勢猶盛弓高既陷糧道不通下博
深州饑窮日急蓋由節將太眾其心不齊未立功者或
已拜官已敗衄者不聞得罪既無懲勸以至延延請李
光顏將諸道勁兵約三四萬人從東速進開弓高糧路
合下博諸軍解邢重圍與元翼合勢令裴度將太原
全軍兼招討舊職四面壓境觀釁而動乘虛得便即令
同力剪除若戰勝賊窮亦許受降納款如此則夾攻以
分其力招諭以動其心必未及誅夷自生變故仍詔光

顏選留諸道精兵餘悉遣歸本道蓋兵多而不精豈惟
虛費資糧兼恐撓敗軍陳故也諸道監軍請皆停罷衆
齊令一必有成功又朝廷本用田布令報父讐今全師
出界數月不進蓋由此軍累經優賞兵驕將富莫肯為
用况其月費計錢二十八萬緡若更延延將何供給此
尤宜早令退軍者也苟兵數不抽軍費不減食既不足
衆何以安不安之中何事不有况有司迫於供軍百端
歛率不許即用度交關許即人心無慘自古安危皆繫
於此惟陛下念
之跡奏不省

王庭湊掠官軍糧運

通鑑曰度支饋滄州糧車六百乘皆為成德所掠時諸
軍匱乏本糧在途皆邀奪之其懸軍深入者皆凍餒無
所得

魏博將史憲誠殺其節度使田布詔以憲誠為節度使

通鑑曰初田布從弘正在魏善視牙將史憲誠及為節
度使隨將以心腹軍中精銳悉以委之至是布以魏兵
討鎮軍于南宮以饋運不繼發六軍租賦以供軍將士
不悅獻誠因鼓扇之會有詔分魏博軍與李光顏使救
深州布軍遂潰多歸獻誠布獨與中軍八千人還魏復
召諸將議出兵諸將益偃蹇曰尚書統行河朔舊事則
死生以之若使復戰則不能也布嘆曰功不成矣即口
作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取忘即死伏
願陛下速救光顏元翼不則義士忠臣皆為河朔屠害
矣奉表既哭拜授幕僚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刀而言曰
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遂諭衆以河朔舊事衆搃憲
誠為留後詔以為節度使憲誠雖外奉朝廷內與幽鎮
連結范氏曰憲宗平河南開魏博由宰相得其人也穆
宗批手而得幽鎮不惟不能有而并魏博失之由宰相
非其才也相者治亂之所繫豈不重歟尹氏曰田布之
死本以軍潰歸魏繼而諸將不肯用命遂至自殺然綱
目歸罪史憲誠者憲誠受委腹心反乃鼓扇衆軍卒置
田布於死地是豈非憲誠殺之哉禍亂相尋他日憲誠

復死於亂軍大
道要自下遂云

二月以王庭湊為成德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其

軍

通鑑曰庭湊圍牛元翼於深州官軍三面救之皆以乏
糧不能進鉅李光顏亦閉壁自守朝廷不得已以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而遣韓愈宣慰其軍上初即位兩河累
定蕭俛段文昌以天下已平漸宜消兵請密詔軍鎮每
歲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國事為意遂
可其奏軍士落籍者皆聚山澤為盜及幽鎮作亂一呼
而亡卒皆集詔徵諸道兵討之皆臨時召募烏合之眾
以行又諸節度既有監軍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
飛騎奏捷自以為功不勝則迫脇主將以罪歸之悉擇
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
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畧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
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故雖以諸道十五萬

之眾裴度元臣宿望白馬重胤李光顏皆當時名將討幽
鎮萬餘之眾屯守踰年竟無成功財竭力盡崔植杜元
穎王播為相皆庸才無遠畧史憲誠既逼殺田布朝廷
不能討遂并朱克融王庭湊以節鉞授之由是再失河
朔迄于唐亡不能復取克融既得旌節乃出張弘靖等
而庭湊不辭深州之圍詔愈至境以觀事勢勿遽入愈
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往至鎮庭湊授刃弦弓以逆
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庭湊言曰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
為非庭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尚書有將帥村故賜之
節鉞不知尚書乃不能與健兒語邢甲士前曰先太師
為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
愈曰汝曹尚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為禍福豈
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師道其子孫有今尚存
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為美官王承
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為節度使汝
曹亦聞之乎庭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即來
欲何為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
體不可棄之耳尚書何為圍之不置庭湊曰即當出之

因與愈宴禮而歸之未幾元翼將十騎突圍出深州尹
氏曰朱克融首亂河朔王庭湊史憲誠繼之朝廷皆不
能討因授節鉞田弘正父子盡忠守正皆死于賊綱目
比書于冊則唐室紀綱為可知矣韓愈宣慰之行殆與
顏真卿無異而偶得免死者亦幸焉耳觀其詰責庭湊
之詞簡嚴切直至今凜凜猶有生氣寧自預知不死其
忠梗大節如此而世或以文士
視之則非矣茲故因而及之

以傅良弼為沂州刺史李寰為沂州刺史

通鑑曰樂壽兵馬使傅良弼博野鎮過使李寰所戍在
幽鎮之間朱克融王庭湊互加誘脇二人不從各以其
衆擊壁賊竟不
能取故賞之

崔植罷以元稹同平章事○以裴度為司空東都留守

通鑑曰元稹怨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庭湊而罷
兵以度為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爭上言時未罷

兵度有前相全才不宜置
之散地上乃命度入

以李聽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初聽為翰林將軍有良馬六為太子遣左右諷
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獻及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
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之史臣曰按人君之心未嘗無
天理之萌也特患不能擴而克之耳如李聽不執良馬
直為穆宗所惡而乃以是取之使能擴而克之則必不
為遊政聲色所惑豈至再失河北哉劉氏曰穆宗即位
以來政無可紀獨有誅李直臣用李聽免欠
錢復韓愈四事耳瑕不掩瑜故綱目悉書之

昭義節度使劉悟執監軍劉承偕

通鑑曰承偕恃恩陵慄悟數衆辱之陰與磁州刺史張
汝謀縛悟送闕下悟知之諷其軍士殺汝圖承偕欲殺
之幕僚賈有言責悟曰公欲為李司空邪安知軍中無
如公者悟遂謝直言免承偕而囚之上詔悟送承偕悟

會紀卷七十三
不奉詔會裴度入朝上問度宜如何處置度對曰承借
驕縱不法臣盡知之陛下必欲收天下心止應下半紙
詔書具陳其罪令悟集將士斬之則藩鎮之臣孰不思
為陛下效死非獨悟也上曰朕不惜承借然太后以為
養子卿更思其次度奏請漁承借於遠州上從之悟乃釋承借

三月詔內外諸軍將士有功者奏與除官

通鑑曰初上在東宮聞天下厭苦憲宗用兵故即位務
優假將卒以求姑息詔神策六軍及南牙常參武官悉
加獎擢諸道大將又次及有功者悉奏聞除官於是商
賈胥史爭賂藩鎮牒補列將而薦之即升朝籍士大夫
皆扼腕嘆息

武寧副使王智興作亂詔以為節度使

通鑑曰詔遣智興以精兵三千討兩鎮崔群忌之奏請
以為他官未報會行詔罷兵智興引兵先期入境群懼

遣使迎勞凡使釋甲而入智興不從引兵入府遂群遣
兵送至壩橋遂掠鹽鉄院錢帛及諸道進奉而返朝廷
以新羅兵力未能討以智興為節度使

詔留裴度輔政

通鑑曰言事者皆謂裴度不宜出外上亦自重之制留度輔政

王播罷○夏四月朔日食○詔免江州逃戶欠錢

通鑑曰戶部侍郎判度支張平叔言官自糶鹽可獲倍
利又請令所由將鹽就村糶易又乞令宰相領鹽鉄使
以糶鹽多少為刺史縣令殿最檢責所在實戶揚口給
一年鹽使其四季輸價富商大賈有邀截宣許者所在
杖殺詔百官議兵部侍郎韓愈曰城郭之外少有見錢
糶鹽多用雜物貿易鹽商則無物不取或賒貸徐還用
此取濟兩得利便今令人吏坐鋪自糶非得見錢必不
敢受如此貧者無從得鹽自然坐失常課如有更有倍

利若令人吏將鹽家至戶到而糶之必索百姓供應騷擾實多又刺史縣令職在分憂豈可惟以益利多少為之陞黜不復考其理行又貧家食鹽至少或有旬月談食若據口給鹽依時徵價官吏畏罪必用威刑臣恐因此所在不安此尤不可之大者也中書舍人常處厚曰宰相處論道之地維以鹵務實非所宜竇參皇甫鏞皆以錢穀為相卒蹈禍敗又欲以重法禁人喧訴夫強人之所不能事必不立禁人之所以犯法必不行事遂寢平叔又奏徵遠年逋欠江州刺史李渤上言度支徵當州貞元二年逃欠戶錢四千餘緡當州今歲旱災田損什九陛下柰何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負詔悉免之尹氏曰欠錢固宜督也然既曰逃戶則無可追之地特書詔免雖曰幸之蓋亦議之耳

六月裴度罷為右僕射元稹罷為同州刺史

通鑑曰王庭湊之圍牛元翼也和王傳于方言於元稹請遣客間說賊黨使出元翼仍賂兵部令史使偽出告

身二十通令以便宜給賜稹皆然之有李賞者知其告之詔僕射韓皋等鞫按事皆無驗六月度及稹皆罷相諫官言度無罪不當免相稹為邪謀責之太輕上不得已削稹長春宮使尹氏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裴度元勳厚德身任安危然不數月之間既為留守又得輔政未幾又罷為僕射烏有身為重臣不能少安其跡尚可經綸天下者乎穆宗昏荒其待賢德若此固無足責度於是時自可奉身而退他日優游綠野或者猶以浮沉譏之不亦過乎觀之綱目所書則可見矣噫

以李逢吉同平章事○秋七月宣武押牙李柝作亂討誅之

通鑑曰初張弘靖鎮宣武屢賞以悅軍士李愿性奢侈薄賞勞而受威刑其妻弟竇瑗與宿直兵瑗驕貪軍中惡之牙將李柝等作亂斬瑗愿奔鄭州衆推柝為留從監軍以聞詔三省官與宰相議皆以為宜如河北故

事授齊節李逢吉曰河北之事蓋非獲已今若并汴州
棄之則江淮以南亦非國家有矣杜元穎張平叔爭之
曰柰何惜數尺之節不愛一方之死乎議未決會宋亳
穎州各奏請命帥上大喜逢吉請徵齊入朝而以韓弘
弟克鎮宣武充素實厚得衆心脫齊拒則命徐許兩
軍攻其左右而滑軍蹙其北齊必得入矣上皆從之齊
不奉詔中武李光顏充海曹華皆以兵討齊屢敗其兵
韓充入汴境又敗其兵於郭橋初齊以兵馬使李質為
腹心齊不奉詔質屢諫不聽會齊疽發臥家質擒殺之
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日給酒食力不能
支質曰若韓公始至而罷之則人情大去矣不可留此
弊以遺吾師即令罷給而後迎充充既視事人心粗定
乃密籍軍中為惡者千餘人一朝悉逐
之於是軍政大治以李質為金吾將軍

冬十一月太后如華清宮帝改于驪山

尹氏曰婦人無故不踰閭闔况在東朝尤如謹足時
穆宗荒淫務以華侈奉茲極綱目前書太
和房與慶宮

固已具載其爭于下至是又復出事遊幸唐史載帝自
往奉迎留飲數日而於此時儻能少戒其子猶或庶幾
何乃推波助瀾反以是為樂耶郭后雖號賢德既已安
於華侈之奉田畬入儉有所不堪他時大中之君奉養
稍薄遂至鬱鬱不聊乃欲自殞而身罹不測之禍則其
所以致是者亦有由矣此綱目於華清之幸驪山之畋
所以比書於東以交譏之也嗚呼穆
宗母子驕縱如此尚可長享其樂乎

十二月立景王湛為皇太子

通鑑曰上與宦者擊毬於禁中有宦者墜馬上驚得疾
不能履地宰相屢乞入見不報裴度三上疏請立太子
且請入見言之詔立湛
為皇太子上疾浸瘳

初行宣明曆

三年春三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通鑑曰戶部侍郎牛僧孺素為上所厚初韓弘以財結中外弘卒係幼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之取其薄自閱視凡甲外主權多納弘貨獨僧孺不納上大喜遂相僧孺時僧孺與李德裕皆有入相之望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八年不凡以為李逢吉掛已而引僧孺由是怨愈深

夏四月以鄭權為嶺南節度使

通鑑曰翼城鄭注巧譎傾詭善揣人意以醫遊四方李愬餉其藥頗驗署為牙推浸傾軍政妄作威福軍有患之監軍王守澄請去之愬曰注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苟無可取去之未晚乃使注見守澄守澄不得已見之坐語未久大喜從膝恨相見之晚守澄入知樞密挈注以西薦於上上亦厚遇之自有疾守澄專制因事勢傾中外注日夜出入其家與之謀議人莫能窺其迹始則微賤巧宦之士或因以進數年之後達官車馬滿其門矣上即尚書鄭權家多姬妾祿薄不能贍因注通於守澄以求節鎮遂得嶺南

五月以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通鑑曰公綽過鄧縣有二吏一犯賊一舞文眾謂公綽必殺犯賊者公綽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亂法法亡竟誅舞文者

六月以韓愈為京兆尹

通鑑曰愈為京兆六軍不敢犯法私相謂曰是尚欲燒佛骨何可犯也

秋八月帝幸興慶宮

通鑑曰上幸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緇二百匹施山僧上之濫賜皆此類下可悉紀

以裴度為司空山南西道節度使

通鑑曰李逢吉惡度出之山南不兼平章事

九月朔日食○復以韓愈為吏部侍郎李紳為戶部侍郎

通鑑曰李逢吉結王守澄勢傾朝野惟翰林學士李紳常排抑之逢吉患之而上遇紳厚不能遠也會御史中丞缺逢吉薦紳清直宜居風憲之地上以中丞亦次對

官可之會紳與京兆尹韓愈爭臺參文移往來辭語不遜逢吉奏二人不協以愈為兵部侍郎紳為江

西觀察使愈紳入謝上聞其故乃寤故有是命

神四年春正月壬申帝崩于清思殿在位四年太子湛即

位是為敬宗

通鑑曰上餌金石之藥慶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

思邈有言藥勢有所偏取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乎庶人尚尔况天子乎先帝信方

士妄言餌藥致疾此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既而疾作命太子監國宦官

欲請郭太后臨朝太后曰昔武后稱制幾傾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后比也太子雖幼但得賢宰相輔之卿

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之太后凡太常卿劉

亦密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泣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是夕上崩敬宗即位

初穆宗之立神策軍上人賜錢五十千至是宰相議以太厚難繼乃下詔曰宿衛之勤誠宜厚賞屬頻年旱歉

御府空虛邊兵尚未給衣霜卯期於均濟人但賜絹十匹錢十千仍出內庫綾二百萬匹付度支充邊軍春衣

時人善之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二月貶李紳為端州司馬

通鑑曰初穆宗既留紳李逢吉愈忌之紳族子虞自言不樂仕進而以書與從父耆使薦已紳聞而謂之虞深

怨之悉以紳平日密論逢吉之語告之逢吉益怒使虞與從之仲言及補闕張又新伺求紳短敬宗即位逢吉

令王守澄言於上曰陛下之所以為儲二逢吉力也如
杜元穎李紳輩皆欲立深王上時年十六疑未信會逢
吉亦言紳謀不利於上請加貶謫乃貶之逢吉帥百官
表賀百官復詣中書賀逢吉方與又新語門者不內良
父又新出族揖百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衆駭
愕右拾遺吳思獨不賀逢吉怒遣使吐蕃又新等猶忌
紳日上書言貶紳太輕上許為殺之朝臣莫敢言獨翰
林侍讀學士常處厚上疏詰述紳為逢吉之黨所譏上
稍開寤會閱禁中文書有穆宗所封一篋發之得裴度
杜元穎及李紳請立上為太子疏乃焚諸紳書後有言
者不復聽矣胡氏曰敬宗既得裴度李紳之疏則逢吉
守澄証罔明白于是罷逢吉而相紳置守澄於法豈不
偉哉然使紳誠有動搖之罪穆宗發覺治之可也敬宗
既為天子矣又何治焉今以逢吉譏紳謀不利於已則
欲殺之得紳立已疏則嗟嘆之是其喜怒皆私
已而發不以公道行之此所以來讒賊之口也

帝幸中和殿擊毬

通鑑曰自是數遊宴擊毬奏樂賞賜宦官樂人不可悉
紀賜宦官服色有今日賜綠而明日賜緋者尹氏曰禹
有典則以貽子孫武詒孫謀以燕翼子前人之所作為
後人之所則效之穆宗嗣位春秋二十有六忘哀作樂
荒淫不道其子則而象之甫及易月遽即宴游曾無戚
容卒之父子短祚唐緒益微此正無逸所謂立王生則
逸亦罔克壽或四三年者也綱目方書即位繼書幸中
和殿擊毬其視穆宗荒縱殆又甚之二載而殞非不幸
也

三月赦

通鑑曰詔諸道常
貢之外無得進奉

以劉栖楚為起居舍人不拜

通鑑曰上視朝晏百官班於紫宸門外老病者幾至僵
踣諫議大夫李潛白宰相曰昨日疏論坐晚今晨愈甚

請出閣待罪於金吾伏既坐班退左拾遺栖楚獨留進
言曰陛下富於春秋嗣位之初當宵衣求理而嗜寢樂
色日宴方起梓宮在殯鼓吹日喧令聞未彰惡聲遐布
臣恐福祚之不長請碎首玉階以謝諫職之曠遂以額
叩龍墀見血不已響聞閣外李逢吉宣曰栖楚休叩頭
俟進止栖楚捧首而起更論宦官事上連揮令出栖楚
曰不用臣言請繼以死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俟進
止栖楚乃出待罪金吾伏於是宰相贊成其言上命中
使就伏并李澈宣慰令歸尋擢栖楚為起居舍人栖楚
辭疾不拜尹氏曰栖楚本逢吉之黨內有所挾故敢許
直然所謂惡聲遐布恐福祚之不長則亦可謂切中寶
曆之膏肓者矣君子不以人廢言故亦書不拜起居之
官以予之

夏四月以李虞為拾遺

通鑑曰李逢吉用事所親學者張又新李仲言李虞劉
栖楚等八人又有從而附麗之者時人目之為八閩十

盜入清思殿中尉馬存亮遣兵討平之

通鑑曰卜者蘇玄明與染坊供人張韶善謂之曰我為
子卜當陞殿坐與我共食今主上晝夜地獵多不存它
大事可圖也韶以為然乃與玄明謀結染工無賴者百
餘人匿兵於紫草車載以入有疑其重而詰之者韶急
殺之斬關而入先是右軍中尉梁守謙有寵每南軍角
伎上常佑右軍至是上狼狽欲幸右軍以遠不能遂幸
左軍左軍中尉馬存亮走出迎自負上入軍遣大將康
藝全將騎卒入宮討賊上憂二太后隔絕存亮復以騎
迎至軍韶升清虛殿坐御榻與玄明同食曰果如子言
玄明驚曰事止此邪韶懼而走藝全兵至擊殺之餘黨
悉獲上乃還宮盜所歷諸門監門者法當死韶並杖
之使仍舊職存亮不自矜委權求出監南軍尹氏曰
敬宗不道妖氣乘之書盜入清思殿所以
示警戒之意而亦不知寤也其及宜矣

太白經天○五月以李程竇易直同平章事

通鑑曰上好治宮室欲營別殿制度甚廣李程諫請以所具木石回奉山陵上即從之既而波斯獻沈香亭子材拾遺李漢言此何異瑤臺瓊室上雖怒亦優容之

宦官李文德反伏誅○六月加裴度同平章事

通鑑曰初牛元翼鎮襄陽數賂王庭湊以請其家庭湊不與聞元翼卒盡殺之上聞之嘆宰相非才使凶賊縱暴翰林學士帝處厚言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若置之巖廊委其參決河北山東必稟朝義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遠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嘆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能留此馮唐所以謂漢文得庶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黜之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厲將進者不敢苟求臣與逢吉素無私嫌嘗為裴度魚書貶官今之所陳上答聖明下達群議耳上見度奏狀無同

平章事以問處厚處厚具言逢吉排沮之狀李程亦勸上加禮於度上乃知度同平章事

夏綏節度使李祐進馬百五十匹却之

通鑑曰侍御史温造彈祐違敕進奉請論如次詔釋之祐謂人曰吾夜半入蔡州城取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冬十月賜帝處厚錦綵銀器

通鑑曰處厚諫上宴遊曰先帝以酒色致疾損壽臣時不死諫者以陛下年已十五故也今皇子總一歲臣安敢畏死而不諫乎上感其言故有是賜胡氏曰帝德載忠賢人也而其言未免有失夫人君耽溺酒色而其臣不諫君有子長矣始聽其沈湎可也豈得得為忠臣乎盍亦曰先帝以酒色之故天年不遐臣不能諫罪當萬死况今陛下富於春秋血氣未定萬一致疾隳宗社付託貽皇太后之憂則臣雖萬死亦不足以塞責矣如是

而言其或足以動聽矣乎尹氏曰不用其言而厚其賜要當辭而不受可也書賜帝慶厚錦綵銀器是貨之也馬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蓋亦交譏之耳

十一月葬光陵○十二月以劉栖楚為諫議大夫

通鑑曰淮南節度使王播以錢十萬緡賂王守澄求領諫議大夫獨孤朗等數人請開延英論之上問前廷爭者不在中和即日除栖楚諫議大夫而竟以播兼攝鐵轉運使

吏部侍郎韓愈卒○罷泗州戒壇

通鑑曰徐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以資福許之自元和以來敕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置之於是四方輻湊智興由此貲累鉅萬浙西觀察使李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劉氏曰書美從諫也書戒壇始此

回鶻崇德可汗死

唐敬宗皇帝曆元年春正日赦

通鑑曰先是鄴令崔發聞五坊人歐百姓命擒以入曳之於庭詰之乃中使也上怒收發繫臺獄是日與諸囚立金鷄下忽有品官數十人執捷亂騰發氣絕數刻始蘇詔復繫之給事中李絳上言縣令曳中人中人在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赦前中人在赦後中人橫暴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蕃鎮聞之則慢易之心生矣諫議大夫張仲方亦上言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需澤徧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上皆不聽李逢吉從容言於上曰崔發輒曳中人誠大不敬然其母年垂八十自發下獄積憂成疾陛下以孝理天下所宜務念上乃愍然曰比諫官但言發寃未嘗言其不敬亦不言有老母知卿所言朕何為不赦之即命中使釋其罪送歸家仍慰勞其母母對中使杖發四十

牛僧孺罷為武昌節度使

通鑑曰僧孺以上荒淫孽幸用事又畏罪不敢言但累表求出乃升鄂岳為武昌軍以僧孺為節度使僧孺過襄陽節度使柳公綽服秦鞬候於館舍將佐曰襄陽地望高於夏口此禮太過公綽曰奇章公甫離台席方鎮宰相所以尊朝廷也竟行之

冊回鶻昭禮可汗○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六

箴

通鑑曰上遊幸無常昵比群小視朝月不再三大臣罕得進見德裕獻丹宸六箴一曰宵衣以諷視朝稀晚二曰正服以諷服御乖異三曰罷獻以諷徵求玩好四曰納誨以諷侮棄謹言五曰辨邪以諷信任群小六曰防微以諷輕出遊幸其納誨箴畧曰漢驚流酒舉白浮鍾魏獻後太陵宵作宮忠雖不忤善亦不從以規為真足

為塞聰防微箴畧曰亂臣倡獫非可遷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仆栢小微行豺豕塞路觀貌獻警斯可戒惧上優詔答之

夏四月群臣上尊號赦天下

通鑑曰赦文不言未量移者韋處厚上言逢古恐李紳量移故有此處置如此則應近年流貳官因李紳一人皆不得量移也上即追改之紳由是得移江州刺史尹氏曰去年三月赦今年正月赦至夏四月又赦綱目自漢玄以後凡赦無事義者皆不書而比屢書之者所以著其縱侈無度忘哀肆赦云爾夫豈無故而書之哉

秋七月益鐵使王播進羨餘絹百萬匹

通鑑曰播領益鐵誅求嚴急正入不充而羨餘相繼尹氏曰羨餘有獻此唐人大弊也一益鐵使而進絹至百萬疋播斂至此可謂極矣斯民何其不幸耶

造競渡船

通鑑曰詔王播造競渡船二十艘計用轉運半年之費張仲方等力諫乃減其半劉氏曰凡書舟船機也造競船渡機也

八月昭義節度使劉悟卒

通鑑曰悟子從諫臣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留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尔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祗以張汶之故自謂不潔林頭竟至羞死尔孺子何敢如此父死不哭何以為人從諫恐乃發喪

冬十月袁王長史武昭伏誅

通鑑曰昭罷行州刺史為袁王長史鬱鬱然執政李逢吉與李程不相悅程族人仍叔激怒昭云程欲與昭官為逢吉所沮昭因酒酣謂茅彙言欲刺逢吉為人所告

下吏李仲言謂彙曰君言程與謀則生不然必死彙曰寃死甘心誣人自全彙不為也獄成昭杖死仍叔仲言彙皆遠貶

十一月帝幸驪山温湯

通鑑曰上欲幸驪山温湯左僕射李紳諫議大夫張仲方等屢諫不聽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幸驪山而國亡玄宗宮驪山祿山乱先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幸温湯還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尹氏曰既造競渡船又幸温湯逸遊無度能無及乎比而觀之有國家者可以鑒天

十二月以劉從諫為昭義留後

通鑑曰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黨內鎮與河朔異不可許李絳上疏曰兵機尚速威斷貴定人情未一乃可伐謀劉悟已死數月朝廷尚未處分中外人意惜

此事機所幸從諫未嘗久典兵馬而昭義素貧必無優賞其衆必不盡與從諫同謀但速除近一將令蕪程赴鎮使從諫未及布置新使已至潞州則軍心自有所繫矣今朝廷久無虜分彼軍不曉朝廷之意猶豫之問若有姦人為之畫策虛張賞設軍士觀望尤難指揮伏望速下明敕宣示軍衆獎其從來忠節賜新使繒至五十萬匹使之賞設續除從諫一刺史必無違拒臣嘗孰計利害決無即授從諫之理時李逢吉王守澄計議已定竟不用絳等謀

以李絳為太子少師分司

通鑑曰僕射李絳好直諫李逢吉惡之故事僕射二日宰相送之百官立班中丞列位於廷尚書以下每月當牙元和中以舊儀太重削去之御史中丞王播恃逢吉之勢與絳相遇於途不之避絳引故事上言僕射固初為正宰相禮數至重儻人才忝位自宜別授賢良若朝命守官豈得有虧法制乞下百官詳定議者多從絳議上聽行舊儀至是以絳有足疾出之東都

二年春二月以裴度為司空同平章事

通鑑曰言事者多稱度賢不宜棄之藩鎮上數遣使勞問度因求入朝逢吉之黨大懼百計毀之先是民間謠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又長安城中有橫亘六岡如虺象度宅偶居第五岡張權與上言度名應圖識宅占岡原不召而來其旨可見上雖年少悉察其誣謗待度益厚度至京師朝士填門度留之飲京兆尹劉栖楚附度耳語侍御史崔咸舉鶴罰度曰丞相不應計所由官帖聒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度復知政事左右忽白失中書印聞者失色度飲酒自如頃復白已得之度亦不應或問其故度曰此必吏人盜之以印書券耳急之則投之水火緩之則復還故處人服其識量尹氏曰人君之德莫大於明明則姦邪不能欺以敬宗之狂縱而能知裴度之賢雖誣謗盈耳畧不為之動搖既排群險用之為相又能聽其謀議如諫幸東都及制御幽鎮等事皆如響斯答使度於時從容進說深戒逸遊之失若周公舉三宗以勸成王則亦未

必不能改其所為而度魯無一語及之何哉書
以度為司空同平章事其所以望之之意深矣

三月罷脩東都

通鑑曰上欲幸東都諫者甚衆上皆不聽已使按修宮
闕裴度從容言曰國家本設兩都以備巡幸然自多難
以來宮闕皆壘百司廨舍率已荒弛陛下儻欲行幸宜
命有司徐加完葺然後可往上曰從來言事者皆云不
當往如卿所言不往亦可會幽鎮皆請以兵匠助修東
都乃救罷之胡氏曰敬宗免崔發之死聽韋處厚而寤
李紳宣慰李勣而擢劉栖楚納李程而罷營殿賞宴遊
之諫而賜錦綵間瑤臺之謁而有李漢覽失下之奏而
禁度僧受卅袞之箴而答優詔從比門之奏而寬量移
用張仲方之說而減船費沮逢吉所引而仲李絳采言
者所陳而禮裴度知洛宮荒弛而罷東巡此十餘條
方之德宗豈不優哉特以幼少之時不親師傳故卒以
荒淫遇弒而隕養太子不可不慎古帝王之慮深矣○
先是朝廷遣中使賜朱克融時服克融以為踈惡執留

教使奏以春衣不足乞度支給三十萬匹又奏欲將兵
馬及丁匠五千助脩宮闕上患之以問宰相欲遣使臣
宣慰仍索教使裴度對曰克融無禮已甚殆將斃矣譬
如猛獸自於山林中咆哮跳跟久當自困必不敢輒離
巢穴願陛下勿遣宣慰亦勿索教使旬日之後徐賜詔
書云聞中官至彼稍失去就候還朕自有處分時服有
司製造不謹朕甚欲知之已令區處其將士春衣非朕
所愛但素無此例不可獨與所稱脩宮闕皆是虛語若
欲直挫其奸宜云丁匠宜速遣來若欲且示含容則云
不假丁匠遠來如是而已不足勞聖慮也」悅從之

夏五月幽州軍亂殺節度使朱克融而立其子秋八月都 將李載義殺之滅其族

尹氏曰克融凶悖裴度謂其將斃果如所言則亦以理
推之耳夫以唐朝制御失宜致使狂賊陸梁固亦有以
召之然而克融乘間肆惡桀逆不已天理亦豈容之哉
既巢其軀又覆其族近在數年之間此固昭昭之報不

可誣也據事直
言其義自見

遣使迎周息元入禁中

通鑑曰道士趙鼎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
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

九月李程罷為河東節度使○冬十月以李載義為盧龍

節度使○十一月李逢吉罷○十二月辛丑宦者劉克明

等弒帝於室內在位二年
年十八

立絳王悟宦者王守澄等討克明殺悟立江王涵更名昂

是為
文宗

通鑑曰上遊戲無度狎匿群小善擊毬好手搏禁軍及
諸道爭獻力士又以錢萬緡召募力士晝夜不離側又

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復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遜輒誅
籍沒宦官小過動遭捶撻皆怨且俱夜獵還宮與宦官
劉克明擊毬軍將蘇佐明等二十八人飲酒上酒酣入
室更衣殿上燭滅克明等弒帝於室內胡氏曰敬宗有
善十餘節其惡在於狎昵群小好戲遊安賜予而已然
裴度無能改於其德使至於遇弒何也帝之習為不義
其日已久度固忠賢若伊尹教祖甲之道當有所不及
况在位日淺邪○克明稱上命學士路隋草遺制
以絳王悟權勾當軍國事又欲易置內侍之執權者於
是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守尉魏從簡梁守謙定議以
衛兵迎江王涵入宮發左右神策飛龍兵進討賊黨盡
斬之絳王為亂兵所害時事起倉猝守澄等號令中外
而疑所以為辭問於學士韋處厚處厚曰正名討罪於
義何嫌又問江王踐祚之禮處厚曰詰朝當以王教布
告中外以已平內難然後群臣三表勸進以太皇太后
令冊命即位耳守澄等從其言以裴度攝冢宰百官謁
江王於紫宸外廡王素服涕泣明日即位更名昂是為
文宗范氏曰裴度位為上相安危所繫君弒不討賊君

立不預謀二日之間宦者三易主而不闕宰相唐之紀綱於是大壞以度之勲德處之猶如此而况不賢者乎賀善贊曰帝在位五年綱目所書三十一事而予之者十三條所譏者六條而宴遊居其半可謂善浮於過矣而卒以宴溺遇弒然則宴安之為鳩毒也可不戒哉君氏曰天下之事必有由而為之者元和之禍失賊不討故群罔狃於為逆意可以為常事而行之耳向使唐人能窮治元和之黨聲其罪於天下莫夫剪滅靡有孑遺則閣輩亦必知所畏忌而滅燭之變不復作矣惟穆宗一失其機故嗣子不免其身然後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者正欲絕禍亂之源杜篡弒之漸耳不然敬宗之失止在於狎暱群小而何至於遇禍若是之酷哉識者自可察之丘氏瀆曰唐世宦官弒君立君再見干此

尊母蕭氏為皇太后

通鑑曰時郭太后居興慶宮寶曆王太后居義安殿蕭

太后居大內上性孝謹事之如一每得珍異先薦郊廟次奉三宮然後進御

以韋處厚同平章事○出宮人放鷹犬省冗食罷別貯宣

素

通鑑曰上自為諸王深知兩朝之弊及即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詔宮女非有職事者出三千餘人放五方鷹犬省教坊總監冗食千二百餘員近歲別貯錢穀悉歸之有司宣索組繡彫鏤之物悉罷之敬宗之世每月規朝不過一二上始復舊制每旬日視朝對宰相群臣延訪政事久之方罷待制官舊雖設之未嘗召對至是屢蒙延問中外翕然相賀以為太平可冀尹氏曰人主初之善或未必能保其終如文宗之清儉蓋終其身而不改亦可謂之賢主矣若其治效不進要自圖回經畫未得其策焉可以彼揜此併沒其善而不錄哉此綱目所以於出宮人放鷹犬等事皆詳書于冊者也

和唐文宗皇帝太和元年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

通鑑曰上雖處懷聽納而不能王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於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胡氏曰人之性無不善而材有愚明柔強之異知學以反之則無陷于一偏之失矣文宗恭儉寬勤其質甚美年十有八正講明道義增益德慧之時裴韋二公宜敷求明儒直之左右使德以二帝三王正心脩身之學輔導啓沃使義理之正忠邪之別是非可否之處先後緩急之序然後勉以有為則雖愚必明雖弱必強矣植木而不培其根浚水而不自其源乃欲責效於章疏望治於頰舌不亦遠乎尹氏曰柔而不斷此文宗之大弊也韋處厚極論其失因請避位可謂得大臣之職矣故書以序之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

通鑑曰自大曆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負資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勸政

至鎮則重斂以備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奏用瑀中外相賀曰自令債師鮮矣

五月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

通鑑曰初播海節度使李全畧卒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尊朝旨乃移同捷鎮家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權彘同捷使拒命乃悉家檢校官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通鑑曰播入朝力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縹緞以十萬計遂得宰相胡氏曰姦貧之人持金帛躋廊廟其瀆天職滓上心多矣

秋七月葬敬宗于莊陵○李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通鑑曰同捷以珍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獻誠與全畧為婚獨以奏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為無二心韋處厚謂吏請事者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汝使處厚則不然但侯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通同捷

冬十一月橫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二年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通鑑曰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入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篡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自輔相得以專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柰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牆姦生惟怪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闕寺恃廢立之權階先君不得止其終致陛下

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為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為義則政刑不由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棄押之臣制侵陵迫脇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則可以震奉典謨克承丕構矣昔秦之忘也失於強暴漢之忘也失於微弱強暴則賊臣畏死而害上微弱則姦臣竊權而震王伏見敬宗不虞亡秦之禍不剪其明伏惟陛下深軫亡漢之憂以杜其斬又曰臣聞昔漢元帝即位之初更制七十餘事其心甚誠其稱甚美然而紀綱日紊因祚日衰姦宄日強黎元日困者以其不能擇賢明而任之失其操柄也又曰陛下誠能獨用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下南則忘命于北或正刑于外則破律于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惜實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兵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

職首一載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以陷軍門視農夫如
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兇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
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縻藩臣下陵宰輔
隳裂王度日亂朝經張氏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
之命下以御英豪有歲姦御暴之心無伏節死難之義
豈尤王經文緯武之旨邪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
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
忌竊陛下命之龍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黃策
皆嘆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師杜牧崔慎由等
十二人中第皆陰官物論驚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
執政抑之李師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寫頰乃上
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
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况臣所對不及
黃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死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
朝終於使南御史范氏曰天子生斯人苟有聰明正直
之資必將有用於時不使之沉沒而死也聖人順天理
而感人心歟天下之賢者而聚之於朝使之施其所有
以為國之有則賢者無不得其所而民物亦熙不得其

所矣唐則不然抑過之廢斥之使身老巖穴不為世用
豈不違天理逆人心乎胡氏曰裴度卒虜厚抑諫官御
史不令伸黃何也蕡策有三事一則譏及文宗二則舉
隆幸輔三則力詆臣寺此裴韋所以拒之而不敢當者
也雖然則常常而見之耳二公累朝舊德蓋以棟國取
賢匡君救弊為重乎是時未有一人言及宦寺者若因
黃言置之高第請召公卿并貴常侍五六人陳太宗故
事及近代之失咨訪殿中公議既合此五六人者必有
自善之謀納兵之請因而處之以禮則不出日中旻大
計定矣乃避遠小嫌失於事會黜直言之士增比司之
氣其失豈小也哉資之所陳但欲復其掃除之職異乎
申錫訓注之諫事必可行惜乎裴韋請之不詳思之不
精也尹氏曰書親策制舉人而不言所得之人當時中
選如裴休李師謹由杜牧等亦一時之士而皆不書
則亦以忠言嘉謀若劉蕡者棄而不取是以餘人付之
不足錄示其不滿之意耳嗚呼制舉以待非常之才而
非常之才反由此而擯黜
親策若是果何取哉吁

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秋七月彗星出于右攝提。

○九月詔削王庭湊官爵命諸軍討之。○王智興拔棣州。

通鑑曰時諸軍久無功每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方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冬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卒。

尹氏曰唐宰相之卒自杜黃裳後更歷四朝二十餘年間至處厚始具其官亦可以知其選矣觀者試思之

魏博軍亂

通鑑曰李同捷軍勢日盛王庭湊不能救乃遣人說魏博大將开志詔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不過魏州詔發義成軍討之

以路隋同平章事

通鑑曰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楊国忠元載皇甫鏘皆姦臣所為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三年春正月義成節度使李聰討魏博亂軍平之。○二

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兵討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

捷降滄景平。

通鑑曰祐帥諸道兵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栢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襲之耆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下之而耆取以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為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薨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獻誠推何進滔知留後以

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通鑑曰初憲誠聞滄景將平而惧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遂以進滔為節度使

以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

通鑑曰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十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若拒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赦王庭湊復其官爵

通鑑曰庭湊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遂赦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通鑑曰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之滑州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綾綾羅

通鑑曰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性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田未嘗留意駙馬常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書感為之卿不須耳胡氏曰文宗處富貴之極地而能清約儉素終始不變其可與為善無疑矣而旦夕承弼之人無伊傳周召之業遂使其君有祖甲成王之質而懷周赧漢獻之憤聖學不傳豈細故哉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織麗布帛

尹氏曰文宗踐祚三閱歲期觀綱目之所書自諸鎮紛擾之外凡前入宦官女寵奢侈聚歛神仙浮屠之事一毫無有可不謂之賢哉故綱目上書命宦官毋得衣紗殺下書禁獻奇巧等事皆所以予之也嗚呼使文宗有不遜聲色不殖貨利之德而又有布昭聖武表正萬邦之才豈不為有唐盛治之主惜哉

南詔寇成都入其郭

通鑑曰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咸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靜蠻皆知之南詔差頭遂謀入寇邊州爰以告元穎不信差頭以蜀卒為鄉導襲陷雋戎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差頭自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元穎保牙城以拒之欲遁去者數四蠻大掠子女百工數萬人及珍貨而去差頭遣使上表曰杜元穎不恤軍士軍士競為鄉導祈誅差頭誅之不遂

無以慰蜀士之心願陛下誅之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四年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通鑑曰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擠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通鑑曰南詔之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救之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稟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擄使牙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縋城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存約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寃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上始悟胡氏曰李深之當憲宗特罷相不去未為無着眷於君之意歷穆敬為僕射至為逢吉所逐則失進退之

義矣素與宦人為仇敵豈不知連帥之權半屬監軍既同方政又不禮焉則昧防閑之幾矣募兵雖不及用罷而遣之亦宜搗賜而給以廩麥則忽撫接之宜矣府有正兵此及亂作已方張宴坐受屠宮則無預備之素矣豈其年老而智衰乎何

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

通鑑曰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俱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開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性六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御北邊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毋事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通鑑曰造行至襄城遇興元都將魏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胡氏曰絳之禍皆叔元為之也造既能誅戮亂兵宜并叔元殲之具以事聞雖得貶無恨矣盡殺新軍則有濫及縱舍叔元則為失刑無亦懼畏比司故邪是為義不終謂之姑賢乎已者可耳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尋出為節度使

通鑑曰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詔三五日一入中書李宗閔怨度薦李德裕因度謝病九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度使

通鑑曰上患宦官強盛元和寶歷逆黨猶在而中尉王
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強上以
申錫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通鑑曰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鎮作籌邊樓
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
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
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
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
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詔來
年亦歸蜀人怙德裕奏乞剽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
鎮蜀且言蜀兵危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
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廷臣建言罷兵蓋有
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
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
卒葺堡壘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五年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

以志誠為留後

通鑑曰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
安史以來非因所有劉總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
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前日載義得之也
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以載義恭
順有功拜太保以志誠為留後司馬公曰昔者聖人順
天理察人情知齊民之莫能相治也故置師長以正之
知群臣之莫能相使也故建諸侯以制之知列國之莫
能相服也故立天子以統之天子之於萬國能褒善而
黜惡抑強而輔弱撫服而征違禁暴而誅亂然後發號
施令而四海之內莫不率從也載義藩屏大臣有功無
罪而志誠逐之天子一無所問而因以其位授之是將
帥廢置生殺皆出於士卒之手天子雖在上奚為哉國
家之有方鎮豈得專利其財賦而已乎如僧孺之言
姑息偷安之術耳豈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三月貶漳王湊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通鑑曰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鞠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玄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夫猶不可不慎重况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寬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質通之五世孫也胡氏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知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邪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政事修擇其有無良者不過數人豈如刑戮而收其柄復門戶掃除之常役何難之有宦官難多徒備

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注訓之為哉王璠懷奸不密他日不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欵尹氏曰人君與人臣謀去權奸而不能內存諸心他日為奸人所賣奮然誅斥此中才庸主之通患也向使文宗當申錫被誣之時少能反覆致思召而詰之則真偽是否可少得其實而文宗曾不及此遂陷小人計中他時誰復敢為天子謀事者哉綱目於申錫之點初無貶辭則亦以其無罪可書耳然不書其官者又以其昧於主闇時難之義故也然則是幸君臣俱有其失豈不深可惜哉

夏五月命有司葺太廟

通鑑曰上以太廟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宗正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缺韋温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葺之尹氏曰玄宗時太廟屋橐既書于冊竟不聞有葺治之幸意者當時隨

宜修治故史筆亦不復錄耳至於營繕宮館與造寺宇則代有增益况今太廟破漏至於踰月不葺則亦唐人習於怠忽視為故常不復加意耳綱目書命有司葺太廟葺者補苴罅漏之謂以文宗之賢僅克卒此則夫前此累朝簡於宗廟之罪從可知矣可勝嘆哉

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

劉氏曰夷蠻歸所掠多矣不書此書何嘉德裕也先是杜元穎致寇南詔入鄂大掠而去則元穎失之也元穎失之而德裕能索之此綱目之所嘉也是故晉得秦南鄉十二群書劉裕唐得詔所掠四千人書德裕皆歸功得之者也

秋八月以崔郾為鄂岳觀察使

通鑑曰鄂岳多盜剽行舟郾訓卒治兵作蒙中追討悉誅之初郾在陝以寬仁為治或經曰不答一人及至鄂

嚴峻刑罰或問其故郾曰陝土瘠民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鄂地險民雜慄較為茲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音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將悉恒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通鑑曰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恒謀請降盡帥其眾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竟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可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京阪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况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恒謀等悉歸之吐蕃吐蕃誅之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尹氏曰一維州之降

不能决牛李之是非司馬公光既是僧儒而胡公寅又復非之此如訟牒紛拏將孰從而折衷耶綱目凡以地降者則書其叛如侯景以河南叛附于梁之類是也凡褒贈之典特書之者皆忠義之士如贈顏真卿司徒之類是也悉怛謀吐蕃之將以地歸唐既不書叛至他時贈以右衛將軍則又特書于策然則綱目之意固予之矣此决斷兩詞曲直之辨也夫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盜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上陷衣冠於左任此固子孫之耻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怛謀帥眾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絕域招降納叛之比胡乃拒而不納萬一可皇故也日不受者逆詞也此固綱目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後之欲决維州之議者當以是觀之

六年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群臣上尊號不受

通鑑曰韋温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称之時上善之辭不受尹氏曰尊號唐人之繆舉然而時軍至有與

其臣下爭孝德一字者則其愚昧不達蔽於世俗之見從可知矣文宗簡淡無他嗜好故能從韋温之言却而不受綱目大書于策其謙尊之美過於無實之名多矣

回鶻昭禮可汗為其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冬十月立魯王永

為皇太子○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通鑑曰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尖策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下何時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所及因累表請罷乃出鎮淮南司馬公曰君明臣忠上令下從俊良在位佞邪黜遠礼修樂率刑清政平姦定消伏兵革偃戢諸侯順附四夷懷服時和年豐家給人足此太平之象于斯之時閤寺脇君於内藩鎮阻兵於外士卒殺逐主帥拒命自立軍旅歲興賦歛日急而

僧孺謂之太平不亦誣乎當文宗求治之時僧孺位居承弼進則偷先取容以竊位退則欺君誣世以盜名罪孰大焉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通鑑曰初李宗閔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沮之不能深以為憂意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慙謙若使之知卒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胡氏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火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司馬氏亦不削去誤矣

七年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通鑑曰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胡氏曰平章百姓表正萬邦朝廷之道朝廷清明無不善之政彼強國扞藩蓋將有不待詔命不俟征討而歸順者不然則人心不服雖得之必失之以劉從諫向背之事觀焉豈不信夫然從諫亦豈真知忠義者哉使其真知豈得朝廷之理亂而作輟其操乎故斥為善者貴於真知不然則異於從諫者幾希矣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通鑑曰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四月冊回鶻彰信可汗○六月以季載義為河東節度

使

通鑑曰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之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通鑑曰初學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朕伯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伯經術誠可尚然論議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伯議論他人不欲開惟陛下欲聞之幸甚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李宗閔罷○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

使

劉氏曰裴度兼度支不書此其備書何者涯之以利進也

以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通鑑曰宣武閔帥李德裕請徙劉從諫鎮之因拔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乃以命程

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詩賦

通鑑曰上患近世文上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携其男女出外昏嫁此則百年之法一旦去之海內孰不欣悅上曰茲事朕又知其不可今諸王豈無賢才無所施耳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以議所除官

不決而罷范氏曰自三代之王分封同姓布於天下天命雖改而子孫歷十百歲不可得而滅絕也後世人主疑其骨肉禁錮宗室甚於縲囚故自魏晉以來易姓之後苗裔湮滅祀奠無主有唐之後五代之際已無聞焉者其祖宗之所致歟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通鑑曰初以志誠為史部尚書志誠怒不得僕射留官告使朝廷不得已加志誠僕射列遣使慰諭之杜牧憤河朔三鎮之桀驁而朝廷議者專事如息乃作罪言曰上策莫如先是治中策莫如取魏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貞觀中以六十衛蓄養戎臣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居內也富貴恩澤以奉養之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廩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虫尤為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應暴交猝豈暇異

畧雖有虫尤為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郭表裏聖美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搏四夷於是府兵內割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熈偏重仰天下掀然根萌燼然矣蓋兵居外則叛居內則篡使外不叛內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為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受質而得之絕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慨慷之氣其強傑復恃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罔不為寇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歛委於邪僻由鄉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嗚呼文皇帝十不南之旨其誰原而復之乎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銳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不可他使六鎮之師低首仰給咸陽西北戎狄大

屯赤地盡取始能應費四支盡解頤腹兀然其能以是
久為安乎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上戰士
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
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張皇邀賞貴極
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以動於我此厚賞之過其敗三
也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
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尊恩臣敕使迭來揮之
愧駭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之過其
敗五也今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屋汚以萬世安而乃鍾
前非足不可為也議者曰夫強之徒吾以良將動兵
為街策高立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
秦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
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為快也愚曰生人
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足塞其爭也大曆貞
於因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愚曰生人
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
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
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兵者

刑也刑者政事也為夫子之徒實神由冉有之事也不
知自何代分為二道縉紳之士不敢言兵苟有言存世
以為粗暴異人人不比數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
能多聞博識之士乃能有功議於廊廟之上兵形已成
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
子曰叨居其位可也胡氏曰治天下而先自治者堯舜
二正不越是矣而杜牧之以伐魏次之則不知其所謂
自治者何是也若徒以復十六衛開五百七十四府為
自治之道是非聖王所先務貞觀之治亦不專持此也
故文士之言有言近似而
實不至者此類是矣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通鑑曰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熏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
欵閣內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
左軍中尉韋元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
因見上請罪元素徒之注至獲屈氣伏佞辭泉湧元素
不覺執手欵曲以金帛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

注於上而釋之尋奏為侍御
史充右神策判官朝夜駭嘆

冬十二月群臣上尊號不受

通鑑曰群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
周弊上歎曰閩中小僉百姓尙爾况江淮比年大水其
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犀帶賞
季稜群臣四上表竟不受胡氏曰人君而不當自聖則
不受尊號知二帝三王一言為名而不敢兼也則不受
尊號知後世君子習為諂諛主於夸侈也則不受尊
號知古之人若未有生而自知謙也則不受尊號知無
其實而當其名之可耻也則不受尊號若文宗者可以
為後世法矣宦人以媚為正者也文宗有謙恭之心宦
人亦敢告以百姓利病之實
昔動皆率道人有不化乎

帝有疾

通鑑曰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上欲其
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白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八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六月旱秋九月彗出太微

通鑑曰上以父早逝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
上表曰仍歲大旱宜以宋中錫之寬濫鄭注之姦邪今
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
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

誠伏誅

通鑑曰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
尹氏曰志誠以偏裨作亂逐其主將朝廷因授節鉞既
乃桀驁悖逆邀求爵命惟其所欲無不如意至是亦不
能免此固罪盈惡積之報也夫藩鎮在唐更起迭仆一
皆噫其所為未有能正其罪者今志誠獨以伏誅書之
于冊若足少伸唐人不平之氣然能誅之於見逐之後

而不能誅於未逐之前則其威令不振固自若也雖然
志誠本以詔流嶺南而遂殺之於道不固非能明正典
刑而綱目則書其伏誅者既以正志誠之罪又以明當
時藩鎮跋扈不臣者皆當加
此刑耳此又書法之深意也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
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通鑑曰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
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
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
個儻尚氣頗工文辭有口辨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
為諫官寘之翰林德裕曰仲言向所為計陛下必盡知
之豈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陛
下頻回能不貳過彼聖賢之過但思慮不至或失中道
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後改耶上曰逢吉薦之朕不
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乃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

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
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始涯聞上欲
用仲言草諫疏極憤激既而見上意堅且畏其黨盛遂
中變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偓封還敕
書德裕出中書王涯許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
老使臣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敕
豈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
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于興元
是日以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銖鄭肅韓偓諫議大夫
郭承澂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按上患之每歎曰去河
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文宗不能察群臣之
賢否而進退之乃怨其難治朝中之黨且不能安況河
北賊乎

令進士復試詩賦○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通鑑曰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胡氏曰功名之心勝

富貴之念深則於道義將背戾而不自知李衛公功名富貴人也故知仕進而已而不知為宰相不獲於君尚欲徘徊京師強顏列於義何處也素懷忿仗又有物欲兩不得伸持有偷合苟得之行離合傾攘之計不能自己者矣使知道循義以處興廢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廩奏卒子元逵自知留後

通鑑曰元逵改父處為事斬退甚謹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通鑑曰李宗閔言德裕制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特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司馬公曰君子小人

之不相容猶水炭之不可同器而處也然君子進賢退不肖其處心也公其指事也實故謂之正直小人反是

况河北賊乎

以王璠為尚書左丞

通鑑曰鄭注深德璠李璠訓亦與之善共薦之

諸史會編大全卷第七十三終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入, 生, 在, 以, 無, 大, 神, 功, 自, 守, 上, 天.

